

# 表妹万福

BIAOMEI  
WANFU

蓬莱客

作品


上册

一眼一念，缘定此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biao  
mei  
wan  
fu

表  
妹  
万  
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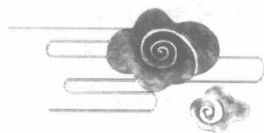
上册

PENGLAIKE  
WORKS

蓬莱客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表妹万福 : 全3册 / 蓬莱客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594-2162-3

I. ①表…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6645号

书 名 表妹万福 : 全3册  
作 者 蓬莱客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悦  
责任编辑 白涵 刘洲原  
特约编辑 吴梦婷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44.5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62-3  
定 价 79.80元 (全三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册

|        |     |
|--------|-----|
| 楔子     | 001 |
| 第一章 姝好 | 007 |
| 第二章 寿庆 | 028 |
| 第三章 退婚 | 055 |
| 第四章 少年 | 081 |
| 第五章 意外 | 107 |
| 第六章 庇佑 | 140 |
| 第七章 谋算 | 167 |
| 第八章 婚约 | 194 |

目录  
CONTENTS

中册

|      |    |     |
|------|----|-----|
| 第九章  | 大婚 | 219 |
| 第十章  | 新妇 | 247 |
| 第十一章 | 郎君 | 269 |
| 第十二章 | 宴变 | 297 |
| 第十三章 | 旧事 | 325 |
| 第十四章 | 秘密 | 348 |
| 第十五章 | 雪夜 | 376 |
| 第十六章 | 故人 | 402 |
| 第十七章 | 惊变 | 429 |

目录  
CONTENTS

下册

|       |       |     |
|-------|-------|-----|
| 第十八章  | 北放    | 457 |
| 第十九章  | 追随    | 484 |
| 第二十章  | 归家    | 505 |
| 第二十一章 | 麟儿    | 536 |
| 第二十二章 | 父子    | 556 |
| 第二十三章 | 天下    | 591 |
| 第二十四章 | 万福    | 611 |
| 后记    |       | 639 |
| 番外一   | 塞外曲   | 645 |
| 番外二   | 曙光    | 657 |
| 番外三   | 另一种人生 | 681 |

## 楔子

嘉芙殉葬的时候，正是深秋。她记得很清楚，宫里满园芙蓉开得极好，远远望去，犹如浮在园中的一团霓霞。

那个午后的情景，她也记得很清楚。

她已经好些天没见到皇帝的面了，官人说，皇后衣不解带，一直在皇帝身边侍病。她入内，看到章皇后眼皮浮肿，神色憔悴，离开前对她说，皇上召她，让她好生服侍。皇后和颜悦色，一如她平常的样子。

重重叠叠的明黄帐幔间，飘浮着一股香料和药混合在一起的苦恶气味。殿牖紧闭，深殿里的光线昏暗而沉重，仿佛一团阴影，将她整个人笼罩。

嘉芙就跪在龙榻前，一动不动，已经这样跪了半炷香的时间。

不过短短十年间，大魏的皇权便更替了四次，年号从天禧、承宁、永熙到先帝世宗朝的昭平，不可谓不频繁，且中间还起过战事。

从先帝朝开始，大魏彻底结束内部动荡，国力日益强盛，民生亦得安定。但从萧胤棠于父亲世宗萧列的手中接掌皇权后，塞北边陲再起风云。新帝雄心勃勃，登基的次年，不顾群臣的苦谏和阻拦，倾举国之兵，御驾亲征北胡。是役虽艰难而胜，但他也不慎受伤，归朝后伤情恶化，御医束手无策。

这些日，已开始有不好的消息在暗中流传了。

龙床上的男子一直昏睡着，突然，他的双手抬了起来，在空中乱舞，仿佛正在奋力抵挡什么。

他的双目依旧闭着，眉头却紧紧地蹙在一起，神色痛苦而惊恐，额前不断有冷汗冒出，看起来正在经受着什么可怕梦魇折磨似的。

嘉芙急忙爬起来，靠过去，捉住了他冰冷汗湿的手。

“皇上，醒醒——”

下一刻，她被皇帝重重一把推开，人跌坐到了地上，不顾疼痛，爬起来再靠近，却听他发出了几声含含糊糊的梦呓。

“右安！右安！这就是你加给我的报应吗？求你了，放过我吧！莫怪我！要怪就怪父皇！全是他造的孽——”

萧胤棠的喉咙咯咯作响，似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掐着他，让他呼吸困难。

嘉芙心口突突一阵乱跳。

梦魇里的萧胤棠继续呓语着，却又陡然变了腔调。

“朕是皇帝！朕是大魏的皇帝！裴右安，朕不怕你！你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的！你就算变成鬼，又能奈朕如何！”

他咬牙切齿，面庞扭曲，乱舞的手恰好抓住了嘉芙的一只手腕，立刻收紧五指，齿关间咯咯作响，顷刻间，全身最后的力气似都凝聚到了这五指之中，仿佛抓住的便是那只梦魇中的手，要将其捏碎。

嘉芙强忍着剧痛，又叫了他一声。

萧胤棠终于苏醒，猛地睁开眼睛，冷汗涔涔，双目定定地注视着身畔的嘉芙。

嘉芙脸色微微苍白，和他对望了片刻，朝他露出一丝笑容：“皇上，是妾身……”

萧胤棠慢慢地松开她的手腕，手臂无力地垂了下去。



嘉芙为他拭着额前冷汗。

他脸色苍白，闭目片刻，用微弱的声音问了句：“阿芙，方才你可听到朕在梦中说了什么？”

嘉芙执帕的手轻轻一顿。

裴右安，皇帝梦吃里的那人，乃卫国公府的长子，自小先天不足，体弱多病，但天资超群，读书过目不忘，十四岁就中了进士，当时的天禧帝对他十分喜爱，破格命他入东阁待诏，有“白衣公卿，少年宰相”之美名。世宗登基后，他亦深得赏识，却天妒英才，不幸于三年前死于陇右节度使任上，终身未娶，年不到三十。

据说，死前那夜，在塞外素叶城中，他旧病复发，呕血溢盂，见前来探视的左右下属，人皆涕泪，他却面不改色，依旧谈笑自如，称自己自小与药石为伍，曾被断言活不过十岁，苟延至今，已是问天多借了二十载，死并无憾。

裴右安病殁于塞外孤城的噩耗传至京城，据说先帝世宗悲恸过度，当时竟晕厥过去。

他死后并未归葬裴家祖陵，而是遵他的遗愿，就地葬在了素叶城外，军民哀哭震天，半月不愿散退，世宗破格追封他为安西王，身后之事，极尽荣哀。

论起关系，裴右安和嘉芙其实也算是表兄妹，但两人之间，除了多年前的那次意外交集，一向并无往来。

“妾并未听到。”

她低声应道，继续替他拭汗。

萧胤棠慢慢吁出一口气，再闭目片刻，神色渐宁，轻轻握住了嘉芙的手，睁眼说：“阿芙，朕爱你如命。自见你第一面起，便将你放在了心尖上，这些年，除了没能给你一个位分，自问宠爱已到极致。朕要去了，一概后事安排停当，你的母家，朕也有所安排。朕唯一舍不得的，便是你……”

“等朕去了，你可愿随朕同去？”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偏过头看她。

他脸色惨白，眉心泛出的青气，令这张原本英俊的面容蒙了层淡淡的濒死的气息。

嘉芙半跪半坐，望着皇帝的眼睛。

“怎的，你不愿再陪朕了？”

他看着她问。

“禀陛下，妾愿意。”

她抽回自己的手，改朝龙榻的方向叩首，以额触地，长跪不起。

“靠朕近些。”

他再次向她伸出手，用最后的气力，紧紧地抱住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叹息里，是无尽的遗恨和不甘。

“朕怕地宫寂寞，去了后，再无人能如你解语，令朕忘忧。朕更怕朕去了，留你独活于世，从此你孤苦无依。不如你就此随朕同去，如此，朕才能放心。”

“阿芙，莫怪朕。若有来生，朕必许你一个皇后之位……”

他的唇贴在她耳畔，喃喃低语，声音里充满了柔情。

神光二年秋，大魏皇帝萧胤棠英年驾崩，谥号敦宗。

笃亲睦族曰敦。

树德纯固曰敦。

正如这谥号所彰显的帝王美德，萧胤棠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人人称颂的遗旨。

他说，以人为殉，朕不忍，故朕去后，嫔妃一概免殉葬，令安养天年。

前朝起就有了皇帝死，无所出的后宫女子殉葬的官规，少则几人，多则数十，本朝沿袭旧制。萧胤棠年不过三十许，突然死去，于后宫那些女子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原本终日以泪洗面，只等到时悬梁自尽殉葬地宫，却没有想到，皇帝竟赦了她们的死。虽说等着的命运依旧是冷宫白头，但比起现在被迫追随他而死，能够活着，依旧是件幸事。

人人感恩戴德，灵前哭得也格外真诚。

但这一切，和嘉芙已经无关了。

她本已无悲无喜，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

这一辈子，她就如无根漂萍，委身萧胤棠后，无名无分，见不得光，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本不在意料之外。

但她等到的，不是她以为的三尺白绫。

刚晋位的章太后下令将她钉入那口特意为她而备的名贵金丝楠木棺里，以此种方式，为先帝殉葬于地宫。

“先帝命我好生照顾你甄家之人。你放心随先帝去吧，我必不负先帝所托。”

章太后不复往日的大度，双目盯着她，用不加掩饰充满恨意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对她说道。

厚重的棺盖压了下来，眼前的最后一道光明被挤压了出去。

嘉芙最后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她被永远封闭在了这片地宫下的逼仄空间里，再也无法出去了。

她没有挣扎，没有呼叫。因她知道，无论是挣扎，还是呼叫，一切都是徒劳。

这就是她的归宿，命中注定。

生不由她，嫁不由她，死亦不由她。

空气越来越稀薄，胸口因为无法呼吸而疼痛，在将死不死的漫长痛苦折磨中，她的指甲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抓抠起能够触摸到的棺体，金坚的木板上，留下一道道抓痕。

原来她也恐惧死亡，以及伴随死亡而来的身在人间时所不能想象的那种来自地下黑暗的无边压迫。

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其实她是想活下去的，继续活下去，再难，也想活下去。

从前要是没有嫁给二表哥，后来要是没有遇到萧胤棠，她这一生，又将是如何模样？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辈子，她走到了尽头。她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她开始哭泣，泪水流淌，但哭泣只会消耗更多空气，让她变得更加痛苦。

她眼前开始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幻觉，在光影的尽头，恍恍惚惚里，她仿佛看见了一个男子，穿破地宫的无尽黑暗，微笑着朝她走来，望着她的目光里，含着无尽的慈爱。

她认了出来，他是她的父亲。

许多年前，在她还只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出海，她送他到了港口，临踏上甲板前，父亲向她许诺，这趟出海，他一定要给她带回紫蛟珠的项链。

紫蛟珠产在遥远的海外异域，不但夜里发光，传说还能给人带来吉运，海上行走

的人，要是能遇到，就是幸运。

“戴上了它，爹的阿芙一辈子就会顺顺遂遂，无病无灾。”

父亲当时的音容笑貌，此刻依旧历历在目。

但那次出海之后，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阿芙，爹回来了，给你带来了项链，你喜欢吗？”

“爹——”

嘉芙笑着流泪，朝他伸出手，叫着父亲，这个世界上曾最疼爱她的男人。

最后一口珍贵的空气从她的肺腑里逸出，她那指甲已然破碎流血的双手，无力地从空中慢慢垂下，搭在了柔软温暖的胸脯之上，唇边带着微笑。

## 第一章 姝好

澡间里氤氲的白色雾气渐渐散淡，空气变凉。

檀香已经看了嘉芙好几眼。

她整个人下缩，浸在那香樟浴桶里，刚洗过的满头半潮青丝用支钗子松松地绾在颈侧，额轻靠在桶壁上，双眸合着，睫毛低垂，仿佛睡了过去。

她怕嘉芙受凉，忍不住轻声催促：“小娘子，醒醒。”

嘉芙慢慢睁开眼睛，扶着湿漉漉的桶壁站了起来。

雪肌腻理，玉肤耀目，点点的晶莹水珠不胜肤滑，从肌肤上飞快滚落。

少女的初盈身段，美得犹如一朵含苞初绽的娇兰。

檀香用条柔软大巾将嘉芙的身子连肩裹住，丁香递上预先备好的衣裳。嘉芙擦干身子，套了衣裳出去，几个粗使婆子便进来收拾，内中一个姓王的婆子刚来没多久，闻到澡汤里散出的香气，忍不住问：“小娘子天天用的这是什么香？怪好闻的。我孙

女下月嫁人，我回去买些给她添个妆。”

檀香为人亲善，笑应道：“妈妈，这叫羯菩罗香，也叫冻龙脑，南天竺运来的，我听小娘子说，在那边原本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漂洋过海地运到咱们这里，一钱也就一两银了。”

王婆子吓了一跳，咂舌：“我的个娘！这也忒贵了，哪里买得起！小娘子的澡水里天天加这个，一个月下来，那要费多少银钱？这洗的不是香汤，竟是钱汤了！”

另一个婆子嗤笑出声：“这话也就你自己说说，出去了千万别乱讲，免得惹人笑话。东家什么人家？再贵的香料，到了东家这里，也不过就是土坷垃。莫说一钱一两银，就算十两银，小娘子要用，不过也就是吩咐一声的事。”

泉州海贸繁荣，南熏门、涂门外的大小港口，每天无数船只进进出出，近如占城、暹罗、苏禄，远到大食、麻林、比刺，来自海外异国的各种货物琳琅满目，香料是其中一个大类。

甄家是泉州巨富，拥有的船队数一数二，再珍贵的香料，到了甄家这里也无稀罕之处，这婆子的话虽有些夸耀，但也不算错。

王婆子头点得如小鸡啄米，讪讪地笑：“是，是，是我没见识，说错了话……”她冲着脖子又使劲闻了口香气，方和人一道抬水出去。

檀香出来，见嘉芙打开了香料盒，取玉勺挑了一勺，知她要加到那凤头香炉里，忙上去替她揭开炉盖。

“这事我来便可。小娘子当心，小心烫到了手。”

嘉芙将香料投入炉中。香料触火，发出悦耳的轻微滋滋声，伴着一道袅袅升起的青烟，她微微弯腰，抬手，将香烟朝自己的方向扇了几下，随即闭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檀香在一旁望着，心里有些不解。

小娘子向来不爱在房中熏香，只插鲜花，却不知道为什么，那日从西山寺回来后，忽然就变了喜好，房内不但改熏这冻龙脑，连洗澡的香汤里也要加入捣碎的粉末。

这便罢了。檀香在甄家多年，跟着小娘子，多少也能品鉴些香料的种类和优劣。冻龙脑自然是上品，香气轻灵而温雅，后味含甜，价钱不菲，但在同属的脂香料里，

并不算顶级。顶级的是龙涎。因两种香料的外形颜色肖似，味雾也像，非行家不能分辨，故常有奸商以冻龙脑充龙涎售卖。

龙涎虽稀少，但甄家并不是没有库藏，小娘子既改用熏香，怎不取龙涎，要用这稍次的冻龙脑？

檀香忍不住问了一句。

嘉芙望着从凤嘴里袅袅升起的一缕青烟，道：“库中龙涎稀少，还要用作御贡，我用冻龙脑便好。”

檀香哦了一声。

“明日出门记着带上。我的衣物也全要熏这冻龙脑，别的一概不要，别弄错了。”

“小娘子放心，我都备好了，不会错的。”

“夫人来了！”这时门口传来一道声音。

嘉芙转头，见母亲孟氏和她身边的刘嬷嬷到了，便迎上去。

孟太太带着女儿坐到床沿边：“身体怎样了？可还恍惚？”

初九日是嘉芙父亲的三周年祭。那日她随祖母胡氏、母亲孟太太及哥哥甄耀庭同去西山寺做大祥法事，当夜宿于寺中，她和孟太太同屋而眠。次日清早，孟太太醒来，发现女儿泪流满面，吓了一跳，问她缘故，她摇头不说，只一味抱着她，又哭又笑，和平常大相径庭。孟太太疑心她在寺外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去求了灵牌符水，当天带她回家，她精神瞧着还是有些恍惚，这几日才有些好起来。

嘉芙道：“女儿早就好了。娘不必担心。”

孟太太端详了下女儿，见她笑意盈盈，气色也好，爱怜地搂她入怀：“你爹不在了，转眼就是三年，你哥顽皮不听话，娘的跟前就剩你贴心，明日就又……”

她停住。

明天，嘉芙就要和孟太太还有哥哥甄耀庭一道，北上去往京城了。

甄家人这趟北上，除了要去给卫国公府的裴老夫人祝寿外，也是为了预备嘉芙和国公府世子裴修祉的婚事。

婚事一年前就定下了，只等嘉芙孝满。虽说是给二表哥裴修祉做续弦，进门就有个五岁的继子，但甄家再有钱，故去的父亲也只有个秀才的功名，她能嫁入国公府做

世子夫人，已是极大的高攀。

女儿有了归宿。对于甄家来说，这也算是天大的好事。孟太太自是高兴，但想到女儿出嫁后，京城和泉州之间路途迢迢，母女再见恐怕不易，国公府又门高院深，自家门第不及，担心她日后难以立足。愁完这个愁那个，心事涌出，眼角便隐隐现出泪光。

刘嬷嬷见了，拣着好话劝：“小娘子嫁的不是别人，国公府是知根知底的。二公子对小娘子的心意，太太您也知道的，何况，那边的二夫人跟太太您还是亲姐妹，都是一家人。小娘子一过去，就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了，以后福气不知道还有多少，太太有什么可担心的？”

孟太太渐渐被劝住，拭了拭眼角，牵着女儿的手道：“是娘多想了。走吧，不要叫你祖母等久了。”

嘉芙祖母胡氏是甄家的当家人，精明强悍，不输男子，从前一心盼着儿子考取功名，丈夫去世后，为了不让儿子分心，家业全由自己一手打理，偏嘉芙父亲性情疏阔放达，对功名兴趣不大，考中秀才后，屡试不第，到了他三十多岁，胡氏日益见老，精力不济，他索性放弃功名接掌祖业。不想三年前，嘉芙十三岁那年，他随船队出海，不幸遭遇风浪而歿。胡氏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恸可想而知，但这老妇人扛了过来，改而把希望寄托在嘉芙哥哥甄耀庭身上。

甄耀庭大了嘉芙两岁，现在十八，兄妹感情极好，可惜不大长进，学业一塌糊涂不说，家中生意也不上心，整天在外厮混，这会儿已经掌灯了，人还不见回来。

嘉芙跟着母亲来到祖母房中。老太太浓眉宽额，容貌严厉，有些重男轻女，不止嘉芙小的时候怕她，连孟太太在她跟前也有些不敢说话，到了便带着女儿向她问安。

老太太问明天北上的准备，孟太太一一应答，最后道：“娘放心，国公老夫人的寿礼我亲自预备的，还有给宋府的礼，全部点检过，都已经上了船，京城那边的房子也妥了，过去就能住。”

嘉芙这趟进京，就不再回泉州了，留在那里等待成婚。为方便接下来的婚事操办，甄家特意在京城置了房子。

老太太满意了，说道：“去了京中，不要算计银钱，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裴家门





第是高，只是门庭大了，难处自然也就有了。何况这两年，宫里变了天，裴家也没从前那么风光了，他家肯做这门亲事，看中的不是阿芙这个人，是咱们的钱和来钱的路子。”

孟太太道：“娘放心，媳妇知晓。”

老太太严厉的脸上终于露出丝笑容，望着儿媳妇：“你也命苦，嫁到了我甄家，和我一样，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好在还有一双儿女是盼头，阿芙如今嫁得好，你往后也能跟着享福了。”

孟太太本出身官宦之家。孟老爷当年外放福建做官时，出了个大纰漏，靠着甄家祖父出钱帮忙才渡过难关，为表谢意，便将一个女儿下嫁到了甄家。原本两家关系不错，但随着孟老爷和甄家祖父相继去世，孟家渐渐不景气，又自持身份，不肯主动和甄家亲近，两家关系也就疏远了。但孟太太嫁来后，和丈夫感情极好。此刻被老太太的一句话又勾出了伤心事，眼睛一红，却不敢流泪，只笑道：“娘说得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太太点了点头，转向在旁一直沉默着的嘉芙，叫了她一声。

嘉芙知她有话说，便跪到了她面前的一张垫子上：“祖母请吩咐。”

“孝悌百行之本。我们家什么情况，你心里清楚。虽说人贵自立，但多个裴家做靠山总是好的。往后你在裴家要是出头了，少不了要你提携下你哥哥。祖母的话，你记下了？”

嘉芙道：“孙女记住了。”态度十分恭敬。

老太太望着她的神色里，透出了些难得的温情，点头道：“你起来吧，回去早些休息，养好精神，明日一早还要上路。”

从老太太那里出来，孟太太就问儿子的去向。

家中管事张大说不上来，只道晌午他还和自己在码头数点运上船的明日上路的物件，后来自己一忙，转个身，他就连同小厮一起不见了，人去了哪里，却是不知。

这趟北上，嘉芙的哥哥甄耀庭自然是要同去的。明天一早就要出发，这会儿他却不知跑去了哪里。孟太太忍不住抱怨。张大自责：“小的疏忽了，这就叫人去找。”

